骤雨初歇，天欲放晴。

此时，东方才泛起一抹鱼肚白。一缕一缕的淡淡阳光透过飘雨的云层，再加上四处弥漫的晨雾，这是个视野条件很差的清晨。这场细雨像是雾一样拉成丝线，打湿了默默走在雨中的神官少女身上。

她的雨衣下是白色的神官服，这表示她目前还是一位辅佐神官。有许多神官云游大陆各地，顺带巡礼及修行。少女如果穿着的是平常的神官服，并且用头上防雨斗篷的兜帽遮住了脸部的话，那单从外表很难分辨出她到底是谁。

但很她的神官服经过特征明显的大胆改衣：

本来长及脚踝的素雅的神官服被裁减过半，裙子末端不及膝盖，缝着大量可爱的褶边。被改成迷你裙的神官服中伸出一双健康的长腿，穿着一层黑色连裤袜。说到打扮成这样的第一身份，在这广阔的大陆中只有一人：

她叫茉茉，自称是梅诺忠实仆人的神官辅佐。

「……真是讨厌的雨」

十四岁的她用着与她年龄相称的稚嫩脸庞，观察着雨云。

昨夜就见乌云密布而担忧，早上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发生了不希望发生的事。在黎明前，天上的云朵相比白色，更接近黑色，倾泻着积攒的雨水。

对于徒步的路程来说，下雨无疑是一场磨人的试炼。

与城镇里面使用石头的铺装路面完全不一样，没有石板覆盖的地面随着雨水变得泥泞，泥水逐渐沾染上双脚。落到身上的雨滴浸透到衣服中，水分不由分说地将身体的热量夺走。降雨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体力的问题。四处淅沥淅沥的雨声会掩盖身边的危险，比如说以冒险者为目标的盗贼或者变成魔物的魔导兵。感知危机的能力也会因下雨而变得迟钝。

雨天要比晴天难走得多。

旅行者踏入远离文明的未开拓领域，面对区区雨天不敢有任何怠慢。

虽然这天气会让多数旅行者头疼或暂缓旅程，但是茉茉却认为这是天赐良机。

从天上落下的雨声非常适合隐藏气息，而对于隐藏身形有利就等于对逃亡有利。

茉茉一下雨就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伴随着嘀嗒的雨声，离开提供给朝圣者休憩的下榻，动身出发。

对茉茉来说，她之所以冒着这恶劣的天气赶路，是因为她有一个迫切的理由。

自她在之前的温泉镇决定与梅诺分开，独自旅行开始，就有一个居心不良的跟踪狂一直试图和她一起前往圣地。

「啧」

一想起跟踪者的样子，茉茉就忍不住发出一声与可爱的脸庞不相符的巨大咋舌声。

因为在没有文明荒芜的未开拓领域不存在打击犯罪、管理秩序的骑士，所以这里有大量恶劣的犯罪事件：进行拐卖以及违禁物品交易现场、沉迷进行禁忌魔导的罪人……在国家领域中明令禁止的恶行在此处比比皆是。

但即使是手染禁忌的罪人，多半也不想招惹第一身份的神官。不如说身处暗处的这些人面对有正当理由将他们消灭的神官自然是敬而远之，但总有人是例外的。

现在跟在茉茉身后的那个人，就是最大的例外。

「那家伙，真的是……！」

茉茉对跟踪者的恶劣态度自然地从口中流出。她觉得单单是想起这人的脸都会对自己身心有害，于是摇摇头将跟踪者的样貌从脑海中一脚踢开。

为了可以快点甩掉身后的跟踪者，茉茉选择在夜间和雨天也进行高强度的赶路，尽管如此茉茉还是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直觉感受到了跟踪者的气息。看来对方也和茉茉一样不介意雨天，同时也拥有在雨天也不会降低行进速度的强韧体格。

再这样下去会被追上。茉茉察觉到在自己赶路的速度比不上对方，脑海中在思考一个如何困对方在原地的奸计。

她瞥一眼来路。

这里到处都掺杂着雨水的泥泞道路上清晰地留下了茉茉的足迹。又因为是早上的雨天，这条路上并没有其它人来往。跟踪者可以轻易地沿着茉茉留下的脚印一路追踪过来。

于是茉茉将计就计，小心地踩着自己来时的脚印往回走了大约五十步。这里的路边刚好长着一棵可以遮蔽雨水的树木。

「这样就行了吧」

茉茉从裙下的褶边里拿出自己平时作为武器的线锯。武器上刻有以魔导为发动媒介的纹章。

随后，茉茉把这根线锯当做鞭子一样缠住旁边的树枝。

她反复拉扯几次，确定树枝可以支撑自己的体重不会断掉后，小心地跳起，仅凭腕力迅速爬到了树上。

在爬的中途往下看到自己的足迹整整齐齐。计划成功了。

「……嗯，真不愧是我」

茉茉就这样在树上注视着自己走过的道路。

所有的足迹确实都是自己的。而且因为是踩着来时的脚印返回，因此脚印看上去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

利用路上残留的足迹进行伪装——这是一种叫做「回溯」的反追踪技巧，哪怕是野生动物也会使用这样的技巧躲避天敌追踪，因为有效所以它们常常会使用。

茉茉虽然还可以选择离开这条道路，选择其他的路线，但她还是在这里潜伏起来。

她打算在一路追来的人看到半路消失的足迹感到疑惑时，趁其不备发动突袭并借机杀死跟踪者。

光是躲起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此茉茉决定就在此地做出一个了断。

茉茉静静地酝酿杀意。她并没有蠢到让人能感知自己的杀意，而是把这股杀意变成比线锯更细长，比刀剑更加锐利的战意，一边隐匿气息，一边等待。

不久，来路现了跟踪者的身影。清晨与雨幕交织的昏暗，只能让茉茉看到远处有一个人影逐渐靠近，但从体格来看，毫无疑问是那个人。

跟踪者沿着茉茉的脚印走着。只见这人步伐堂堂正正，仿佛是不知道什么叫隐藏般。

随着对方逐渐靠近，茉茉也越发紧张。尽管雨声可以掩盖自己微弱的呼吸声，但这位跟踪者自身也是优秀的猎犬。哪怕是一点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被她发现。

原以为跟踪者要从茉茉所潜藏的这颗树走过去时。

突然，人影停下了脚步。

「嗯哼」

原本这人视线紧贴地面，可是却突然抬起头来。

「找到你了啊，茉茉」

这人的语气充满自信，虽然口吻很像男的，但毫无疑问是一位女性。她拔出腰间的大剑。她的动作干净利落，这把刻印着十枚纹章的强大导器插入地面，流入导力。

『导力：接续──大剑・纹章──发动【爆炎】』

随着纹章魔导的发动，地面发生了爆炸。

虽说抑制了威力，地底下的爆炸导致的影响却并不小。泥水弹起，四处飞溅，而且魔导的爆炸似乎被特意设定了方向，大部分被雨水湿润的泥土精确地向着茉茉躲藏的那棵树。

随着哗啦哗啦的水声，茉茉全身都沾上了泥水。

「这个技巧是不是对你有点难？虽然来回两次的足迹重合的很好没错，但是第二次踩下的脚印会更深一些，一看就知道了。我还茉茉期待着你能做得更好呢」

「……闭嘴吧你」

莫名其妙地期待自己，又弄得自己浑身是泥，两件事情加在一起让人格外不爽。茉茉擦掉脸上的泥，语气非常不爽。

她赌雨水可以混淆足迹的重合。不如说能在这种昏暗的环境下注意到脚印的深浅，令人不可思议。

既然如此，继续藏着也没什么意义了。浑身是泥又气急败坏的茉茉从树上跳下，用比泥水还粘稠的目光看着跟踪者。

乍看之下，是一位可以称得上女杰的女性。

她超出一般女性的身高，威风堂堂的美貌相称的站姿，拥有能够压倒他人的气场。她全身散发出十多岁少女逐渐过渡为女性的青春气息，她多半给见到她的人留下了强大的印象。明明她身穿仅能遮住关键部位的长裙，身体裸露的地方非常多，但却显得十分优雅。

她是雅修娜·葛里萨利嘉。

这位葛里萨利嘉的公主殿下是茉茉在大陆东部的大国葛里萨利嘉王国内遇到的，现在她则跟随着茉茉一直来到了位于大陆最西处，十分靠近圣地。茉茉看向她一头被雨淋湿了也依然精神抖擞的金发和像天空一样湛蓝的眼睛。

然后茉茉向雅修娜伸出她戴着白手套的手臂道：

「你干嘛要跟着我？拜公啾大人所赐我身上现在到处都是泥哦？」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既然我现在都道歉了，今后也长久地相处吧」

「……也不是不行。看在我既往不咎的份上，我们还是短暂地相处为好吧？」

「哎呀，考虑得还真是周全。那么，还是像之前一样麻烦你咯，茉茉」

茉茉很清楚如果产生了借与还的人情债，人与人之间就会产生出缘分，因此茉茉对于这些事情向来都持拒绝的态度。然而，前面的对话中雅修娜却不把茉茉的这种心态当一回事，主动地找上了茉茉。明知茉茉不想与自己扯上任何联系，还是强行扭转茉茉的意愿并且大胆地靠近过来，实在是非常具有雅修娜特色的交流方式。

「说起来，为什么公啾大人要一直跟着我？」

「我也没想到会跟着你。我倒想问问茉茉你的目的地是哪里？」

「……打算去圣地」

「对吧？我也打算去圣地」

雅修娜把手放在胸前，大言不惭地将发生的这一切都归结为偶然。

「既然来到了大陆西部，怎么说也要去看一看圣地吧？不如说，大多数人是为了前往圣地巡礼才来到大陆西部的。像我这样的巡礼之旅中目的地包含有圣地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吗？还请你不要总觉得我在跟踪你」

雅修娜说的话让茉茉难以反驳，眼中闪烁着恶作剧得逞的光。

「顺带一提，如果说我确实有一些需要追你的理由的话，你在前面逃而我在后面追这种事还挺让人开心的」

「那你现在已经追上我，真是可喜可贺。我打算在这里暂时避雨一段时间，请你在这里先行一步」

「别这样说嘛。有伙伴才叫旅行，不是吗？」

面对这样的臭脸，雅修娜那飘飘然的态度依然没有变化。在这寒冷的雨天中，她那像太阳一样的灿烂笑容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这些闲谈就先放一边吧。我想到有趣的事情想问问你：相处了这么些时候，你对我雅修娜·葛里萨利嘉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一边说着，雅修娜的脸上又绽放出她那富有领袖魅力的笑容。如果是意志薄弱的人或许轻易就会被这样的笑容所俘虏吧。然而茉茉丝毫不为所动，脸上依然是冷漠的样子。

「差不多得了……。即使是超级公啾大人对我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人，如果你愿意给我当肉盾的话倒是另说」

「好，请交给我来殿后」

泛着微红的金发翻飞，雅修娜做出十分可靠的样子挺了挺胸。

「危急之时我必将正面击溃敌人的追击，轻取敌将首级」

看到雅修娜不管什么情况都坦坦荡荡的模样，茉茉又一次叹了口气。

圣地位于人类活动范围的最西处。

虽说是最西，但其实也没到海边，陆地依然在向西延伸。但以圣地为界，再往西走就全都是没有国家领域的未开拓领域了。这其中缘由就是维持文明所必须的地脉流动到圣地之后就开始折返，亦以圣地为起点，如此循环。

『地脉』——在大陆的大地上遍布各地的导力流动。

这既是普通人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也是维持人类社会的城市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比如以夜间照明为首的必不可少的需求以及支持着导力列车的运行等等，这些都需要以地脉作为能量的来源。国家领域都会选择地脉资源丰富的地方建立城市，人们为了探索更多地脉中的导力的运用方式每日也都进行着大量的实验。

处在地脉的尽头，人类居住区域的最西方，那就是圣地。

离开大陆最西部国家的国界，走在未开拓领域上，大约三天就可以到达圣地。

朝圣者们在这三天徒步的最后阶段会踏上自圣地延伸而出的一条最自然的道路。

这条道路的两旁遍布杂草，宽度仅够两个人并排前行。在尽管这是巡礼的最后阶段，但其实这条道路并不是圣地的人员主动进行修整的。

一般来说，普通的城镇会为了便于人员流通，对道路进行一些修整，但圣地却不是这样。

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就像山中会因动物们的行动产生兽道，这条巡礼之道也是因为信徒们来回往返的足迹相互叠加而形成。

经过十年、百年、千年。

向着圣地巡礼的不知名的人们经过日积月累，踏平了泥土，从草木中形成了一条道路。

路上遍布的碎石并不让道路变得更方便通行。也不是某个人有意开拓整洁的道路。这样裸露出泥土的道路，道路之自然，若是没有人时常路过的话，恐怕只需要一个季节的时间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前往圣地的最后的巡礼之路，就是这样一条仅仅依靠人们走出的路。

「从梅诺那里听说，你们的导师『阳炎』似乎是乘坐导力列车前往圣地的吧？那我们为什么不沿着前往圣地的列车轨道走呢？应该会轻松很多吧？」

「列车？」

若是虔诚的信徒会一步一步心中细细感慨，走在巡礼路上。生来不知信仰为何物的两人展开了主题为「怎样才能更轻松到达圣地」的应当遭受天谴的对话。

话题的内容慢慢变成了这次旅途出发前，梅诺在山间的温泉镇看到的直达圣地的导力列车。

「那趟列车简直可以说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我们看到的那辆。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那趟车的线路呢」

圣地的周围是不属于任何国家的未开拓领域。本应是人类文明所无法触及的未开拓领域，却能搭建起线路。存在线路，但却没有沿着线路形成任何村落。实在是不可思议。

「以前在修道院的时候，我就有听到过一些关于前往圣地的线路的传闻。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和前辈们一起围着圣地转了一圈，然而并没有找到什么进入圣地的线路。但是前往圣地的直达列车又确实是存在的，真的很奇怪吧」

「既然地面上找不到的话，说不定线路在地下呢？那可是与导力流动的大动脉相连的有名的圣地啊。按理来说，那里也是最适宜发展导力技术的地方吧」

虽然不是使用石板的铺装路面，但如果可以沿着铁路行走的话无疑徒步跋涉的难度将会降低许多。一般来说线路旁也会有便于行走的道路才对。最重要的是，导力列车的轨道都是沿着地脉铺设的。圣地作为与地脉中最粗的大动脉相连的地方，铺设有导力列车一点都不奇怪。

雅修娜的疑问是，那辆所谓梅诺见到的列车是否真的存在。

「谁知道呢？大家表面说圣地是神圣的地方，所以不会铺设轨道，但谁又知道实际的情况呢？我又不是那种闲到有时间把圣地周围全部挖开的人，怎么会知道」

得益于二人庞大的导力量，两个人凭借远超普通人的体力轻松地赶路。随着朝雨停歇，太阳从遮蔽目光的云后探出身形，这块无人照料的荒地上的风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映入眼帘的是当地居民耕作的田地。

这是在绝大多数城市都可以看到的风景。

但要说这里与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管理着这些田地的人并非第三身份的农民，而是身穿修道服的修女。她们看到身穿白色神官服的茉茉，纷纷暂停了手上的劳作，向着茉茉点头致意。

周围的这些田地是由修道院负责耕作、收获的农园。正因为这些耕地与其它城市周边的耕地没有很大的区别，才显得其中劳作的人尤为特别。雅修娜正饶有兴趣地看着劳作的人们。

「真没想到会有这么平常的画面呢。一想到茉茉也有在田间劳作，弄得满手是泥的时候，就感慨万千」

「你看到这些感想就这……？我长大的修道院是旁边就是墓地，所以每天我们都孜孜不倦地擦墓碑。在那垃圾的训练期间，擦墓碑可是难得的休息时间」

导师『阳炎』在表面上上是管理那一块墓地的修道院的院长。从外表上看，看管墓地的工作要比让她管理孕育生命的田地要合适。

「嗯？原来是这样啊。难道说，茉茉你和梅诺一起长大的那个修道院离这里很近？」

「没有哦。我和前辈的那个修道院在圣地的两头，快隔着一个圣地」

曾经收留了茉茉她们的是专门培养处刑人的第一身份的暗部。为了掩人耳目，那个修道院的位置建在了出入都必须路过圣地的地方。

在田园地带过半之后，二人停下了脚步。

与这人流稀少的偏僻场所所不同的是，一座端庄的小镇展现在了两位的眼前。

这是大陆上所有与道路的起始与终结。每一条道路都起源于此也终止于此。导力流动的开始，也是终焉的尽头。此处就是含有着伟大力量的导力的发源之处。

圣地。

这个城市没有名字也没有城墙。虽说是位于未开拓领域，但是因为城市中并没有什么会被袭击的目标，所以没有修建城墙的必要。换句话说，因为没人担心城市被袭击，所以也没人主张需要修建城墙。

所以一眼看去，最早映入眼帘的就是欢迎着所有朝圣者的广场。

这欢迎着远方来客的广场本身是一个完美的正圆，周围包围着廊柱。顺着一条大道贯穿小镇的前半部分大道看去，视线就会被引导到坐落于巨大广场中心的大圣堂。大圣堂两旁的玄关上有并排有两个像是在欢迎朝圣者前来的尖塔。

其余的教会设施都以大圣堂为对称轴向两侧排开，这个城镇里没有任何民居，全部都是与第一身份有关的神官使用的宗教设施。

清一色的白。

这个边长大约仅五百米的小镇，由精心的设计和大量的教会样式建筑共同编制出了别样的美。

「那个吗」

「是呢」

茉茉对雅修娜的心中的震撼表示了赞同。

这闪耀着白色光辉的小镇，不愧是在世界各地播种信仰的圣地，拥有摄人心魄的美丽。仅仅是一瞥也会让观者感受到神圣的洗礼，越是欣赏越能让人感受到圣地本身的高洁。

无论怎样的语言来形容这座小镇都会让它失色——这座小镇的全部都由导力构成。

「……」

沉默的雅修娜因为眼前的导力光芒而眯起了眼睛。

来到圣地的人们，无论是谁都会在此驻足。有的是被这美景而感动，有的是被到达圣地的成就感震撼，有的是对这神圣的街道入迷。因此这里的路会稍微宽一些。刚刚到达圣地的这两位朝圣者也不例外，站在稍稍宽敞一点的路上从远处眺望圣地。

从构成城镇基础的鹅卵石开始，到排列整齐的教堂设施、圆形中央广场和标志性的大教堂，全部都由魔导构成，散发着淡淡导力的磷光。

据说千年前毁灭的古代文明唯一幸存的城镇，也是现代导力文明的发源之地。

人口仅有千人。

登记在册的居民全都是第一身份的神官。

除了巡礼到访的信徒以外，这个城市里不存在第三身份，也不存在第二身份。

这个世界的人们如果说到圣地，那就是在说这处地方。它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甚至不需要特指是哪里。

这是座小巧得惹人怜爱，干净得没有一丝污垢，只看一眼便能感受到其中神秘的小镇。虔诚的信徒会为此跪倒在地，为之热泪盈眶的光景面前，雅修娜悠然地活动了一下肩膀，小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想。

「我好像对这里有印象」

「哈？！这可是圣地哦？不会有和这里相似的地方的」

雅修娜应该是第一次来到圣地。而且大陆中也不存在像圣地一样全部由魔导构成的城市。

面对茉茉的困惑，雅修娜再一次说出了充满自信的论断。

「不，我没弄错。那边的那块地方，和在利贝尔的时候梅诺发动的魔导非常像」

梅诺曾在利贝尔发动的教会式魔导结界。是当时为了封印万魔殿而使用的魔导。

虽然规模上完全不能相比，但是确实城镇的一部分与梅诺发动的教典魔导非常相似。

那时由于与万魔殿战斗时中毒而不得不接受治疗，从而未能见到那一幕大战的茉茉恍然大悟，点了点头。

「这样说的话，前辈如果能利用地脉的导力的话确实可以独自发动教会式结界。因为威力过于夸张而不能轻易发动呢……公啾大人，你是那时候看到的吗？」

「唔嗯，那个时候的战斗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雅修娜闭上眼，沉浸到那一次战斗之中。吐出炙热的呼吸，这样的雅修娜全身散发出与平时不同的特别的魅力。

「因为万魔殿的特殊性，那是一场我从未经历过的畅快死斗。为了封杀那个死了也能复活的，我帮梅诺从地脉中引出导力。那真是个强大的魔导」

「前辈的英勇事迹就晚一点和我仔细说说吧……但教会式结界确实和这里很像。虽说教典魔导的魔导构筑与这里的有很大区别，但是这里的圣地也是魔导结界的一种」

梅诺个人构造的结界与圣地这样的存在相比，规格和等级都有巨大的差距。

以中心的大圣堂为起点，这座闪烁着白色光芒的城市完全由魔导构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实物的雅修娜低声说道：

「也就是说，圣地其实是一个建立在地脉之上，依靠不断汲取导力而维持的巨大的高级结界城市咯？」

「是的，简单说是这样」

身为神官却对信仰没什么概念的茉茉，和本来就没有信仰的雅修娜两人的心里，相比起见到圣地感动，对于未知的好奇心越发占据了上风。

随着茉茉的简单介绍，雅修娜拔出了大剑。

「看到结界就有一种忍不住想将它破坏的冲动啊。真想什么时候劈劈看」

「……这是就连第四那样的恐怖分子都不会说这种话。再怎么说我都是第一身份，请不要在我面前说这种犯罪预告。很煞风景耶」

真不愧是劈开过一座城堡的公主大人，说的话就是不一样。茉茉为了不让自己被当作这种准备犯罪的预备犯，迅速地与雅修娜拉开了距离。

「而且，公啾大人不是第二身份的骑士吗？身为负责维持治安的人，刚刚说的那是什么东西？」

「哈哈哈。你再想想嘛，茉茉。看到那么有趣的东西，如果说不想再多了解了解多半是假的吧？即便如此，我还是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骑士。我的天性就是这种看到奇怪的建筑物就想进去搜查一番的人」

虽说什么都看不出来，但雅修娜还是兴奋地指着圣地继续吐露自己的想法。

「刚刚不是说圣地实际上是某种结界吗？所以说啊，茉茉。结界这种东西，肯定是为了守护某种东西而展开的。那么巨大的结界，到底在守护着什么东西呢？你可别一本正经地说『是为了守护神圣之地』这种话哦」

雅修娜抢先一步击溃第一身份高举的大义，一边露出了坏笑。

茉茉也不由得一时语塞。圣地是现代文明的起始之地。从千年前古代文明毁灭的动荡时代残存至今。由现在的文明社会之所以出现圣职者是第一身份，王侯贵族是第二身份，市民阶级是第三身份的划分，是从圣地开始的。

「我觉得顺序应该反过来才对。圣地建成之后出现了第一身份。第一身份的前身不知道为了守护什么展开了结界，以『神圣之地』为借口掩盖目的，这样想才比较自然」

如果这样思考，那圣地是因为什么原因而展开这样一个巨大的结界呢？

在自己国家里被称为改革国家的雅修娜正因好奇心而兴奋起来：

「你看，那本身就充满了谜团。要是历史之谜在面前，会让人想要探求真理。第一身份的你们，究竟隐瞒了一些什么东西？」

「我这种底层，怎么会知道。你千万别没事找事」

对于维持圣地的是位于圣地中央的大圣堂。据说在这最重要的地方，能进里面的神官据说不足百人。于圣地内部赴任，则是被选中的第一身份的精英的证明，但若是能进入大圣堂工之中，则站在更加顶端的位置。

别说可疑的雅修娜，作为梅诺的辅佐官的白服茉茉，也是不可能进入这里的。

「又来了又来了。茉茉就是喜欢想这些有的没的。真可爱呢。要牵着我的手吗？」

「信不信我杀了你？！」

茉茉对雅修娜散发出杀气。雅修娜笑了笑接住了杀气。

「这世上没有比圣地更人为创造的城市了」

「明明说着是信仰什么的，但实际上都是人为的努力什么的，不觉得很不相符吗？」

茉茉光明正大地说出了身为圣职者不该说出的话。如果有虔诚的信徒在旁听到，大概会当场晕倒，或者开始唾沫横飞地激动说教吧。

由于大圣堂本身就是魔导结界，甚至不用像普通建筑物那样需要人员管理。玄关口的正门也是常年关闭，并不存在物理意义上的出入口。因为是通过仪式魔导阵进行出入，所以没有人可以未经管理者允许就随意进入。

「还有一点让我十分在意，就是城镇里面的建筑样式好像是不同年代的设计混在里一起一样。最初建立结界的人也不知道是谁……又因为建筑的时代特征混杂在一起，没人彻底清楚圣地的历史背景」

「你注意得真仔细。这里从千年前的古代文明的时候开始就没有再变过了，如果这考察这历经千年的建筑样式才比较奇怪……虽然也有谣言说圣地都是依靠『主』的力量维持的」

「这听起来真是虔诚啊……但从现实的角度来看，认为圣地实际上是古代文明的遗迹才比较合适吧？」

「你是说古代遗物？那规模也太大了」

古代遗物。

这个词语特指曾经人类最辉煌的古代文明的留存下来的遗产。那个文明高度繁荣的时代，可上九天揽月，在月亮上建造建筑。但即使是这样强盛的文明留下的遗物，历经千年时光，几乎没有遗物还保留着完整的功能。

「古代遗物的特征不就是能发挥出现代不可再现的强大功能吗？如果说是千年前的超前技术的话，那拥有像这样把导力固定下来变成建筑材料的效果也并不奇怪」

「话是这么说，但这可是从材料到理论全都失传的技术哦？如果使用古代遗物建造城市，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恐怕整个城镇都会消失吧。就算很有效果，但我觉得不要用难以进行后续维护的东西比较好」

「这样说好像也挺在理。……果然还是想强行闯入一探究竟」

「你要真这样做的话，我会立即将公啾大人抓走呢」

「这不是一时兴起说说而已嘛。这很显然就不是个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开的谜团。要是有将这个圣地直接抹去的方法就好了……」

「看来你是真的很想被我抓走咯，公啾大人？」

看样子怎么讨论也没有个结果。雅修娜依依不舍地把视线从圣地移开，结束了蓄谋做坏事的话题。

「然后呢？接下来要做什么？到达之后可以和我说说接下来的计划吗？虽然梅诺没和我说，但我猜她应该是有什么坏主意吧？」

「坏主意？怎么说得这么难听。这样的旅途对我和梅诺来说都只不过是回趟老家而已」

我们又不是伙伴，为什么要把计划事无巨细交代给你啊。茉茉心里这么想着，假装没听到雅修娜的话。

「话说回来，公啾大人。你打算现在立刻就进入圣地吗？那里面可没有地方让你住」

「……没有的吗？」

雅修娜听到这样意外的消息睁大了眼睛。未开拓领域可以另当别论，但是总会有信徒到访圣地。大概是她没想到圣地内不提供住宿。

「就是没有。不如说，圣地里面什么都没有。在这里远眺美景就是圣地里最好的放松了」

「嗯哼？没有住宿的地方的话，朝圣者难道在圣地前就地露营吗？」

「才不会呢。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身份？」

茉茉示意雅修娜注意一下自己的衣服。虽然说为了打扮而做出了许多改造，但这依然是真真正正的第一身份中辅佐神官才可以穿上的白服。虽然在路上被雅修娜弄得沾上不少泥土，有了些许脏污，但它依然可以作为茉茉持有第一身份的证明。

「在路边找一个合适的修道院住下来就可以了。不会有修道院拒绝巡礼中的神官借住一晚的要求」

不仅限于神官，许多修道院也接受朝圣者的住宿请求。即使在圣地附近的修道院也不例外。只是朝圣者的话多少需要支付一些金钱，而第一身份则可以免费入住。

「居然是这样，周围的这些田地原来不是圣地啊。看来只有变成结界都市的哪些部分才被成为圣地。……都到了这里，茉茉你真的不用回去看看自己出身的修道院吗？」

「那个地方距离圣地有点远，所以不怎么方便回去」

那是为了将茉茉等人培养成处刑人而建成的修道院。因为有着诸多机密，所以建立在了不会被朝圣者看到的隐秘位置。因为是不可以带着雅修娜去的地方，茉茉就找了个理由糊弄过去。

「总之我们明天再进入圣地吧」

茉茉看向远处的圣地。

茉茉只会与梅诺站在同一立场。无论梅诺做了什么，茉茉都会与梅诺站在一起。茉茉的所有行动都只为了梅诺而做。

梅诺使用了导师 『阳炎』无法察觉的方法入侵圣地，茉茉做不到那样的事情。但是茉茉这次来到圣地也有自己的想法。

她闭上眼睛。

这次的事情。在事前沟通的时候梅诺就的状态是茉茉从未见过的。梅诺无论是准备还是讨论都紧张得不行，简直要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没有办法。正因为是梅诺，所以才会做这种事。

「不用勉强为我做那么多事情」

茉茉的脑海里浮现出最近总是在梅诺身边的少女的脸。

时任灯里。在事情发展到梅诺背叛第一身份的地步之前，那个轻浮的异世界人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茉茉。

然而现在茉茉没有提前杀死灯里，也没能阻止梅诺。

「……一想到是为了那家伙，就无论如何都感觉有点不爽」

「嗯？怎么了，茉茉？」

「没事……」

没想让雅修娜听到的牢骚在不知不觉间说漏了嘴，于是茉茉用态度恶劣的回复切断对话。

为了自己敬爱的前辈，和一起经历了短暂旅途的灯里——茉茉在脑海中思考着接下来的计划。

圣地的中心。

作为信仰的象征而建立的大圣堂的外观，除了由巨大的魔导构成之外，还有包含有世界各地常见的建筑样式。

直直向远处延伸的主走廊与首先在两旁展开的翼廊交叉形成十字。再穿过自交叉点处的礼拜堂开始向上耸立的尖塔，主走廊一直延伸到教堂后方的半圆形圣坛。足有三层高度的大门安装在看起来最为庄严牢固的正门两侧建有两座尖塔。

双塔的一边，在北方那一座的顶层房间，窗边有一位少女伫立。

她是从日本来到这个异世界的『迷途之人』，时任灯里。

少女有着娃娃脸和清澈的大眼睛，脸上的带着舒缓的神情。黑色又带有一点自然卷的长发互相纠缠着从颈部延伸到后背。头发上戴了一个用来阻止头发在今天这样潮湿的空气中蓬起来的发圈。

她向着窗外看去的神情充满了惆怅，多少散发出成熟的气息。

「在那边见不到的小镇呢。真是有异世界的感觉」

灯里时不时寂寞地自言自语，她相比平时变得文静了许多。

「那边」指的是指灯里曾经生活过的那个世界。

即使到了夜晚，街道也会被导力的光芒照亮，但这样的风景和地球上被成为不夜城的闪耀的大都市大相径庭。这里散发的光芒赏心悦目。

构成小镇的一切都绽放着与电灯的不一样的导力光芒。闪着白色光芒的街区周围被平静的田园地带包围。软禁灯里的北塔是圣地中最高的建筑物，从这里可以一直眺望到街道的尽头。

在街道中穿行的的人群中，身穿蓝色神官服的人占据了绝大多数。在小镇中纯白的建筑物衬托下，她们蓝色的神官服格外显眼。

其它的白色的辅佐神官服，或者是更加上位的祭司服。因为都是白色为主，十分容易和白色的背景融合在一起。而修道服或者朝圣者所穿的普通服装就更难见到了。

「即便如此……」

灯里把视线转回屋内，竖起了食指。

她的指尖亮起导力的光。这是从生命的灵魂中寄宿而出的【力量】——导力集中起的发光现象，导力光是所有魔导发动的前兆。

虽然灯里集中意识的同时亮起了聚集的光——然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导力的光芒就烟飞云散了。

「姆姆姆」

面对这重复了不止多少遍的结果，灯里撅起了嘴巴。

灯里是从异世界被召唤的迷途之人。拥有操纵被称为「纯粹概念」的强大魔导的能力。在被召唤时，灯里的灵魂中被这个世界强制刻上了【时】之魔导，因此灯里目前为止行使有关于纯粹概念【时】的魔导就如同呼吸一般自然。

然而随着她来到这座大圣堂以来，就不能随意发动魔导了。

虽说也不是完全不能使用，只是强行发动魔导不但很困难，而且效果还会大幅减弱。在发动魔导之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有什么在阻碍自己。就像某种没有意义的噪音弥漫在周围，影响着自己。

总之，特别不爽。

「这到底怎么回事」

灯里放弃了继续发动魔导，抱起了胳膊。这个动作让灯里发育良好的胸部更加显眼，但本来她在这里就一个人，不用在意这种事自己，便开始烦恼起无法顺利使用魔导这件事。

纯粹概念【时】

这是被召唤到这里之时就寄宿于她的灵魂中的力量，她所独有的魔导。

这是一把双刃剑，每次行使就会失去记忆，最坏的情况就是因失去记忆而丧失人格，最后变为暴走的『人灾』。但依靠消耗记忆而发动的魔导都拥有着强大的力量。纯粹概念是灯里来到这个世界后唯一能得到的最强大的武器。

大概是因为自己最能倚仗的手段出现了问题，灯里的心里出现了许多不安的感觉。

「好想随意地用魔导啊——」

「停下你那些没有意义的努力吧」

正当灯里一边抱怨着一边像弹簧一样跳进沙发里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对她说这句话。

明明这里应该没有其他人。灯里立刻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

那人站在狭小却摆放着雅致的陈设的房间的靠墙处。明明没有听到开门的声音，但那里却不知道什么时候站着一个女人。

红黑色的短发，比灯里还高一个头的身高。她什么都没有做，单是站在那里，身上就缠绕着让人背后生出鸡皮疙瘩的气氛。

导师『阳炎』

她是活着的传说，世上处刑禁忌最多的处刑人。面对这不速之客，灯里慌慌张张放下环抱的双手，用充满敌意的眼神盯着她。

「干、干什么，冷不丁的。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但是进门之前应该要敲一下门吧」

「是青春期啊。这确实是个小孩子会在意的问题」

「青、青春——！？这是普通的礼仪吧？」

「普通的礼仪」

导师看起来丝毫没有在意灯里的逆反心理，用嘲讽的语气重复了一遍灯里先前说的这个词语。

她的态度一直都是这么无礼。面对这种十分不情愿应付青春期的少年少女的态度，灯里的态度也变得像叛逆期一样。

「小鬼可别找借口说什么礼仪。可能连什么是普通的礼仪都不知道，你个异世界人」

「我可不想被拐我到这的人教我什么是普通的礼仪」

「不管怎样，我都觉得没必要照顾被拐人的心情」

灯里的怒火仿佛要化作疾风刮向导师，但导师依然继续说道：

「不说这个，你用一次你刚刚想用的那个魔导给我看看吧」

「你想干嘛？」

灯里缩起了手指。

就在几天前，逃亡图中的灯里被导师逮住，随后被带到了这个圣地。灯里对前几天眼前这个女人在灯里要发动魔导时折断了她的手指这件事依然记忆犹新。

那样的疼痛依然会对人留下心理阴影。虽说灯里已经进行了数次时间的回溯，但在日本长大的灯里仍然还不能完全克服疼痛和对战斗的恐惧。特别是被梅诺杀死的时候并不会感受到太多痛苦，因此灯里并没有多少机会习惯疼痛。

「也就是说你刚刚在偷看我？真是恶趣味啊。真不愧是培养出茉茉的人呢」

「茉茉那样的怪癖是与生俱来的，可别赖在我身上。不如说她会变成那样的原因和梅诺的关系还更多一些。虽然是个不肖弟子，但她唯独诓骗他人的技巧可以是一等一的。连我都不及她」



导师像是受到了什么说不出的伤害，脸上浮现出不愉快的神色。恐怕是想起了关于茉茉很不听话而令她头疼的回忆。

「总之，在这里想要用魔导什么的根本没有意义，你就放弃吧。圣地是使用魔导结界建造的。不仅普通的魔导，纯粹概念的魔导在这里也会受到极大限制。这就是大圣堂特有的对内封闭的强大性质。那边那个窗户也是，看似是玻璃的东西其实也是结界的一部分。内部可以看到外面，但是外面看不到里面」

「诶，这样的吗？也就是说，纯粹概念的魔导被限制了……？」

「是啊。这是特别针对原罪概念或者原色概念的魔导结界。依靠魔导维持生命活动或者活动结构的魔物及魔导兵等等，甚至进入不了圣地。它们进入的瞬间就会死」

「魔物和魔导兵之类的不是很清楚……但是纯粹概念不是非常强大的魔导吗？我还记得梅诺说过封印不了纯粹概念」

「她以前都没有来到过这个大圣堂，所以不知道这里。而且，你好好回忆一下。你的魔导应该不是第一次不起作用吧」

「我想想」

仔细回忆的话，似乎有一些头绪。

纯粹概念是强大的魔导。效果也好力量也好，对于其他的魔导都有压倒性的优势，但灯里的魔导有几次不能正常使用。

在古都加尔姆以及和万魔殿交手时，都是和其他的纯粹概念相冲突的时候。但和现在的情况似乎有些许不同。

「是和纯粹概念的交战的时候吧？不过和现在不一样呀」

听到灯里的推测的导师，咧开嘴大笑道：

「啊啊，没错。是一样的哦」

一边又对灯里说的话表达了肯定，说出了前后矛盾的话。

灯里不知道对方到底有什么意图，想反驳对方道：

「如果说可以封印纯粹概念的话，那我不就不能复活了吗？这么说来还真是奇怪。就算不用盐之剑也是可以的，毕竟在这里就可以把我杀了」

「虽说会限制你的能力，但也是可以发动的。像你这种自动展开的【回归】依然是可以发动的，只是效率会降低一些。你要不要试试？」

导师说着就把短剑从身上拔出。看到明晃晃的短剑在眼前，灯里立刻用举起手试图保护自己。

不过导师只是打算开个玩笑，把短剑就收了回去。

「如果可以的话，我倒觉得你死在这里比较好。不过我也没有特意为你做事的义务。对我来说，不让你变成人灾暴走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是，什么意思？」

让她变成失控的人灾。像灯里这样拥有纯粹概念的异世界人暴走的话，最坏的情况就是会出现波及整个大陆的灾难。在南部港口城市遭遇的万魔殿，就是最好的例子。

灯里不能理解为什么要特意选择让她变成人灾再消灭这种风险极大的方式呢。

「而且，你为什么会一直持有着轮回的记忆呢？」

导师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反而继续向灯里提出了另一个毫无关系的问题。

「时任灯里。你想回到自己的世界吗？」

「日本？我并不想回去那种地方哦」

「为什么？」

「因为，回去的话就不能和梅诺在一起了」

灯里面对突如其来的提问，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回答道。

虽说灯里并非出生于这个世界，但现在为止她也从没想过要回去日本。更何况随着灯里不断地使用纯粹概念【时】之魔导，与日本相关的记忆也在逐渐遗失，于是灯里迫切想要回到日本的心情也慢慢消失。

现在支撑着灯里的，是在这个世界与梅诺反复相遇，一同旅行的美好记忆。

而且被导师带来圣地之前，灯里也听说了需要做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回到日本。

异世界归还仪式——它需要屠戮大量生命作为祭品，所消耗的庞大导力会使文明枯竭，占据大陆的一部分用于魔导阵，才有可能发动的大规模的世界级的魔导。

对于无论怎样都会把梅诺排在第一位的灯里来说，她对这种可以称得上毁灭世界都的牺牲一点兴趣都没有。而且这是梅诺出生的世界，对这个世界做出那么巨大的伤害根本没有意义。

「那如果说，你无意之间发现你与最重要的朋友无法相见，你会怎么办？」

「梅诺吗？」

「……不管是谁都可以。你就是在普通地过日子，突然，你发现你和朋友分开了」

「唔—……」

灯里重新环抱手臂，陷入沉思。

如果被强行与梅诺拆散的话。

「找一个可以在那个世界生活的方法吧」

灯里觉得自己应该会花费一生的时间去寻找再会的方法。至于这样的方法是否存在不是问题。即使没有再会的方法，也不是阻止灯要与梅诺在一起的理由。

导师听到这样的回答，似乎从心底感到反感一样撇了撇嘴。

「……你真是执着啊」

「……什么意思？」

「只不过是加一道保险而已。我的意思是现在告诉你，你也不明白。而且晚点再和你讲清楚对我也没坏处」

「真是不知所云」

「想不明白是你太傻。不思考为什么。不改变自己的想法。所以你才一直反复做一件事」

对方既不是自己的父母，也不是老师，说出了刺耳的说教。

灯里鼓起脸，把头扭向一旁，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听一个诱拐犯的说教。

她的视线偶然望向了边上的阳台。

突然她笑了起来。

太阳西沉的黄昏、被软禁的房间，只有待遇不那么糟糕。

眼前这一幅光景让灯里想起了自己被召唤之后的那个晚上。

「你还觉得会来吗？」

看到灯里的神色。导师的问句里没有指名道姓，但灯里明白她在说谁。

导师一语中的。由于自己的想法被导师猜中，灯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这、这个……」

只是灯里也不知道梅诺的行踪，刚想出口辩解又结巴了起来。

想要梅诺做点什么，自己到底又在希望什么。现在的灯里陷入了迷茫。

梅诺要是来到这里，不可避免与导师『阳炎』一战。

如果是这样，该怎么办呢。

绝不能让梅诺与导师开战。数次的轮回告诉灯里，每当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梅诺就会在灯里眼前被导师杀死。「梅诺无法战胜导师」——这是灯里从多次轮回中得到的经验，对灯里来说这也是个一直未能改写的事实。

干脆放弃这次梅诺与导师敌对的轮回吧，直接【回归】就可以了。

这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但是灯里的心里还在犹豫着。

灯里在日本的记忆已经所剩无几。而可以逆转全世界的时间，将时间调整到自己被召唤之时的魔导【世界回归】又会消耗大量记忆。如果再次发动这个魔导回到过去，恐怕会开始消耗自己在这个异世界的记忆，那就意味着自己可能会忘记梅诺。

这是灯里最不想发生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

「来到这里之前，我和梅诺说过」

灯里的身体在颤抖。

与梅诺的谈话的最后，她答应了自己。灯里会在圣地等待，梅诺也必将赴约。为了将灯里杀死而来到圣地。灯里知道只要还没见到梅诺，她就不会放弃这次轮回。

灯里的眼中慢慢充满了平静而温柔的决心，美得令人心驰神往，又若是一触即碎的镜花水月。

梅诺对被导师『阳炎』带走的灯里说过「要好好等我哟」。

灯里也做出了「我会等你的」的回应。

那时，自己本该对灯里说「不要来」。想让梅诺活下去的话，梅诺只要静静等着被导师杀死就可以了。只要自己死去，导师就不再有杀死梅诺的理由。

所以说如果想要帮梅诺的忙，灯里本应静待死亡降临。

然而，并未目睹自己向梅诺求助的导师却毫不客气地说出了灯里那时的心里话：

「真好啊。最重要的友人理解了自己一直坚持的事情，一直以来独自一人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很开心吧？比起一个人沉浸在孤独里，你这样来回操纵时间的理由得到理解的那一刻，你一定感受到了无与伦比的快乐吧」

导师温柔地把手放到了灯里的肩上。

灯里感到全身的肌肉在战栗。对方什么也没有说，但却比起刀刃更令人毛骨悚然。

正如导师所说。

当梅诺知道她所做的这一切的时，灯里非常开心。

「我没什么别的意思。就算你时间回归，也会抹去这位理解自己的友人」

如果现在进行时间回归的话，就会永远无法遇见现在这个愿意理解灯里的一切的梅诺。

「你这次可是奇迹般地让梅诺明白了呢」

导师正在将灯里从未察觉过的可怕事实慢慢揭开。她的话语平静地流进灯里的耳中，在灯里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你要抹去知道你所做的一切努力的梅诺吗？」

灯里茫然地睁开眼睛。

她理解了这样的事实。

为了刚才的那句话，她在那时特意留了时间给灯里和梅诺道。

「……恶魔」

「哈？」

导师张嘴笑了起来，从她嘴里深渊一样的黑暗中，仿佛能看到连接虚无的无间地狱。

「可别把我这种程度的人就称为恶魔。梅诺被杀死了多少次，你就进行了多少次时间回归。有时候是被我杀死，有时候被奥薇尔杀死，有时因其它原因而死，而你每次都将这个世界吞噬。不仅是梅诺，这片大陆上全部住民的未来，都因你一人的任性而被扭曲成现在这样」

导师将手从灯里肩上拿开。她仅存的些许温度像粘稠的血液一样渗透进布料，缓缓地在灯里全身散开。

「真是不得了啊，时任灯里。你扰乱了他人的人生之多，不过是被我处刑之人的九牛一毛。我从一个恶人的角度，向你表达我的敬意」

导师扔下茫然的灯里，一个人离去。

给灯里加了一道保险的导师『阳炎』走在大圣堂的走廊上。

「听我说完那样的话，她应该就不会在最后关头使用【世界回归】了吧」

即使对导师来说，灯里的纯粹概念也极为棘手。将自己的时间【回归】从而复活，意味着无法使用物理的手段将灯里杀死，而且就连空间也可以干涉的【时】之魔导，还拥有各种各样效果不同的运用方法。直到她人灾化之前，这种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瞬间逆转时间的魔导还会持续。

既然无法在物理上拘束灯里在某个地方，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打出梅诺这张牌限制她的精神。

「这样一来，就只不过是个会使用魔导的小孩子罢了」

这种会盯着一个目标执着努力的类型，并不难以诱导。

之所以有巨大的执念多半并不是因为爱情之类的。而是自己付出的努力、反复经历的时间、重叠数次的痛苦。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的东西，如果一直累积在一起就会越来越多，就会变成一种巨大的感情。即使这样的感情越来越沉重甚至会将自己压垮，这类人多半也不舍得将这份感情舍去。

对灯里来说也是这样，她会苦恼应该是帮助梅诺，还是让梅诺杀了自己。这种苦恼成为了她前行的重担。

「干脆全部舍去，还活得轻松点」

为了避免灯里做出这样的选择，导师也准备了对应的办法。

导师顺着台阶离开了这里，只剩脚步声在这安静的圣堂内回荡。

圣地的大圣堂。

这座建筑物是全大陆信仰的中心，其内部空空荡荡。因为全部由魔导构成，因此不需要像传统建筑物那样需要保养以及维护的人员。只有守口如瓶的圣职者或者与使徒有关的人才被允许进入这个有着诸多机密事项的大圣堂。

这里面像废墟一样空空如也。虽然这里似乎拥有不会腐朽的美丽，但没有人情味的人造物紧接着露出了它的冷漠。

外部无法窥探建筑内部究竟是做什么的。被结界阻止而无法进入的人们议论纷纷。

或曰：大圣堂乃维系圣地存在之仪式场。

或曰：大圣堂之内殿坐教典记载之『主』。

或曰：大圣堂为教会机关权力者【使徒】集结之地。

虽然这些是没有来由的捕风捉影，但都或多或少提到了一些关键，让人无法忽视。是否哪个人没有好好守护秘密，还是说只是歪打正着的阴谋论，这些都不得而知。

只是，能够知道全部真相的终究只是少数人。

如果能看到大圣堂的内部，那些胡思乱想的人基本只会惊讶得目瞪口呆吧。

导师顺着台阶而下，从关押灯里的北塔来到了贯穿大圣堂中心线的侧廊。

高高的天井，笔直延伸的走廊。乍一看去这些都是一个圣堂应有的设计，但是最先看到的东西十分奇怪。

大圣堂的中间，有一个车站。

那个纯白色的月台甚至在田舍小镇也可以见到，像大圣堂的两翼一样展开的南翼廊与北翼廊被这座月台占据。月台沐浴着从教堂中央的交叉塔照射进来的光线，看起来与周围格格不入，但它就这样光明正大地矗立在了那里。

从导师的位置开始并不能看到远处位于侧廊末端的礼拜堂及其内部的情况。于是大圣堂之中这个车站就成为了最显眼的建筑物，但它并不会让人想要参拜。

导师走上车站的月台，正在月台中央的房间里值班的神官看到导师的身影，低下头表示尊敬。

使用白色的砖瓦堆建筑而成的月台宽约十米，长约一百米。有一些木质长椅安置在站台上，月台中央有一个两层高的值班室。靠近铁轨一侧的地面还有与普通车站无二的黄色引导线。这样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站，反而更加凸显了它与大圣堂共存这件事的不现实的感觉。

这个单月台单线路的特别小站里暂时没有停靠列车。它在大圣堂内部的铁路也没有与外面连接。分别有两个闪耀着金色导力光芒的圆盘位于翼廊的出入口位置，像是要将铁路吸进去一样。

这就是从古代文明起隐匿于大圣堂的三个之一——『龙门』。

它金色的大门能将穿过它的物质替换成导力体，再让导力体顺着导力线路运行，在任意目标场所再变换回真实物质的古代遗物。简单地说，这是大圣堂可以向任意存在地脉的地点进行【转移】的秘密仪式的关键。

导师轻轻叩响值班室的窗户。一位戴着眼镜，看起来有点弱气的神官从房间门口探出了头。

「芙兹雅德，我先离开一下大圣堂。帮我把线路改为去我的修道院」

「啊，好的。请稍等一下」

这位看起来刚过二十岁的少女，年纪虽小，却担任着负责出入大教堂的特殊职责。

大圣堂没有物理意义上的出入口，因此要依靠在值班室内得到大主教许可的芙兹雅德使用『龙门』发动【转移】魔导出入大圣堂。如果没有芙兹雅德的话就没有其它办法出入大圣堂。

她坐在长凳上，侧眼看芙兹雅德为了准备『龙门』的出入口而进行魔导操作。这时，与导师来到这里的方向相反，有一个人从内殿的方向走来。

她看到这位很少出入大圣堂的人，微微挑起眉毛。眼前的老人外表看是一位手无缚鸡之力之人，带着老人特有的些许佝偻和一头已经无法分辨颜色的纯白头发。但她眼中蕴含的愤怒却一点衰弱的样子都没有。身穿华丽司教服的她现身的瞬间，芙兹雅德发出了小声的悲鸣，然后马上把脸缩回了。

那是大主教艾尔卡米。她是【使徒】中少有的、持有第一身份的【魔法使】。

「给我站好」

她一声令下。

导师也没特别生气，站了起来。

虽然这个世界上的的人们被分成三类身份，但【使徒】是不在这是三类身份中的特殊集团。

说【使徒】是无法被分类到第一二三身份中的人也不过分。

成为【使徒】的依据并不在于力量的大小，而在于力量的性质。【使徒】们因为各自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他们极少出现在大众面前，他们有的隐居起来，有的仅活跃在暗处，有的居无定所。

在这一群人中，身为第一身份的大主教的艾尔卡米显得特别与众不同。经常在人前抛头露面的【使徒】可以说极其少见。

面对地位、年龄、实力都高于自己的艾尔卡米，导师没有理由违背大主教的命令。

「我收到了部下的报告。有一个名叫茉茉的辅佐神官在附近的修道院请求暂时借住」

「嗬」

导师对这个消息没什么想法。不如说虽然都是第一身份，身居顶点的大主教居然会在意不过是辅佐神官的茉茉这件事让人有点感动。

「有什么问题吗？」

「借住的申请是神官本人提出的没错。重要的是与她同行的人并不是与她搭档的神官梅诺，而是另一个名叫雅修娜·葛里萨利嘉的人」

「原来是这样」

对于使用教典进行通信的神官们来说，情报共享是最基本的事情。因为通信魔导的存在，使得数量不多的第一身份反而拥有着其他身份的人所不能比拟的巨大力量。

茉茉在现在这个时机来到圣地并不奇怪。与茉茉同行的人是雅修娜·葛里萨利嘉，就意味着她们分别行动。大概能知道她们想要做什么。

反正茉茉会思考的事情不外乎如何帮梅诺做事。

然而艾尔卡米在意的也不是茉茉。

「『阳炎』。说说你的想法吧。葛里萨利嘉王国最小的公主到来圣地，到底是什么意图」

这确实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导师可以理解艾尔卡米在意雅修娜的理由。

葛里萨利嘉王国可以说是距离圣地最远的一个大国，圣地一直以来都未能较好地掌握这个国家。不单是地理上的原因，还有不少历史因素。特别是名为【防人】的【使徒】也在这个国家的王室之中，【防人】拥有的强大力量让圣地对葛里萨利嘉王国又多添一分厌恶。

能成为【使徒】的人或多或少都不是常人，葛里萨利嘉王国的【防人】对于维持东部防线，阻止机关世界对大陆的侵蚀必不可少。基于这样的事实，她与其它【使徒】的势力划分也变得更加复杂。

导师对于会与使徒发生冲突的事情不抱有任何兴趣。

「我认为这是接待离家出走的公主的绝佳时刻。葛里萨利嘉的【防人】好像对『公主骑士』还挺关心的」

「真的只是这样吗？」

「至少现在葛里萨利嘉王国还没什么大动作」

从艾尔卡米的声音中听得出来，导师的回答并没完全打消她的疑虑。她的心里还是有些不安。艾尔卡米就是地位越高越不相信别人的代表。自她成为【使徒】以来，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担心手下识破自己的真面目，一边又担心来自和同样是【使徒】的人对自己造成威胁，惶惶终日，寝食难安

「你觉得雅修娜有没有可能是你的弟子『阳炎的后继』伪装而成的？从你的报告中推测，梅诺可能会侵入圣地救走时任灯里。这么多次的时间回归里，梅诺好像背叛了第一身份不少次吧？」

「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我的弟子会是个认认真真走到圣地的笨蛋」

对于这个莫名其妙的离谱意见，从导师的回答里就可以感觉到她觉得不可能。

「而且，把脸捏一捏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发动导力迷彩。我觉得十有八九这位并非是梅诺假扮，而是真真正正的雅修娜·葛里萨利嘉本人」

艾尔卡米很清楚自己是强大的魔导使用者，但在谋略方面还差得远。因此才不断地询问导师。

「……这可是与『主』的归还仪式相关的事情。我想要在与【时】相关的事情上务必排除任何不确定因素。不仅是灯里那些来自葛里萨利嘉的朋友，对于其他的小事也不能放松警惕」

「这是自然」

『主』的归还仪式。

这就是对纯粹概念【时】进行处理的麻烦之处了。如果说和『主』没有关系的话，导师在最初的那个轮回就可以杀死时任灯里和梅诺。

「巧了，我也很赞同『主』的归还仪式一定要成功进行」

「大陆的形势变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这个仪式不要被一些小事情所影响」

「多罕见，我和你想的一样」

这是一直以来大主教艾尔卡米和导师『阳炎』两人的想法首次达成一致。这可是导师自认识艾尔卡米以来第一次。但是不知为什么这个老人的目光却越发严肃起来：

「如果是你的话，你潜伏到这里之后会做什么？」

「你是说我把大圣堂的结界无效化后进入到大圣堂内部，还是说把北塔里面的时任灯里保护起来，并且带她逃走的事情？」

「没错」

「不可能的。我不会一个人潜入的」

艾尔卡米的眉毛抽动了一下。

「……就连你也说不可能吗？如果你清晰地知道大圣堂的建筑结构的话，那又怎样？」

「就是因为知道大圣堂的构造，我才说我没办法潜入这里啊」

导师把手贴近墙壁，轻轻地敲出咚咚声。

「而且，严格地说圣地根本不能说是一个城镇。更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魔导结界。特别是大圣堂还有严格的出入管制」

导师用视线示意了一下值班室那边弱气的神官。大圣堂连物理意义的出入口都没有。哪怕距离很短的进出，也要依靠转移魔导阵才能出入大圣堂。从外面看的话，大圣堂似乎有几处脆弱的玻璃做成窗户，但那看似玻璃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使用无法打开的结界制造而成的。总之大圣堂可以说是一座连一只老鼠都无法进入的金城汤池。

「明明没有许可就不可能进入大圣堂，要怎么办才好呢？」

「你的信条难道不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吗？难道你不打算安插一个内鬼吗？」

「如果有可以协助自己入侵的内鬼就方便了，原来如此」

导师和艾尔卡米的视线重合在一起。

「如果能笼络你到己方，那你可还真是有讨论一下的必要」

瞪着导师的艾尔卡米皱了皱眉，心想：原来她是怀疑是自己吗？

笼络身为大主教的艾尔卡米，毫无疑问是不切实际的做法。对艾尔卡米来说，协助入侵者一点好处没有。

「没有其他的了？该不会难道你是想包庇你的弟子吧」

「我？偏袒她？」

导师听到意料之外的指责，睁大了眼睛。

「这我可真是没想到。真不愧是能成为大主教的人，头脑就是灵活。真羡慕您那喷涌的想象力之泉。将自己的想象力四处泼洒难道就是大主教您的长生秘诀？」

「闭嘴！」

一声高喝。巨大的怒喝让空气都震颤起来。

「黄口小儿，休得放肆。不要给我随意说出这种狂妄的话。像你这家伙一样的手下，随意就可以找到替代品。正常情况下你根本不是能够进入大圣堂的魔导者，只知道油嘴滑舌，卖弄那点小聪明」

「我自己的能力我还是清楚的」

「那就注意你的言行！」

导师并不是特别的魔导者。和【使徒】的特异性是她远不能及的。如果和眼前的老女人正面战斗，恐怕眨眼的功夫就会落败。

「时任灯里就交给你了。可别搞砸了。我还要集中精神守护礼拜堂」

艾尔卡米扔下这句话就离开了站台。

与以前一样。这个人明明毫无疑问是大陆中拥有着首屈一指的力量的强大人物，为什么没有养成一切尽在掌握的沉稳性格呢。导师目送着饱含着怒气与猜忌的这位老太婆远去。

「……『主』与【使徒】们之间互相冲突的压力吗？」

虽然说艾尔卡米也是【使徒】中的一员，但还半吊子地留着些常识，很是棘手。

然后，导师反复咀嚼着刚刚的对话。

入侵大圣堂。如果是导师『阳炎』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不论好坏，她的能力已经被【使徒】彻底摸清。以艾尔卡米为首的他们全力警戒的她肯定是做不到入侵大圣堂。

但是，如果是梅诺的话。

如果是还没做出会被【使徒】警戒的成就的梅诺的话。

「嘛，说不定做得到」

不同的人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导师『阳炎』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是『阳炎的后继』梅诺来做，或许就能够做到。

导师打算报告上去这样的事实，但是却并不打算进行应对。

她并不能阻止别人犯下禁忌。防范于未然不是她的职责。

导师的工作只是将变成禁忌的人或事，从这个世界抹去。

正因为贯彻着这样的信条，导师才成为了传说。

梅诺背叛了第一身份，入侵到这大圣堂中的话，就将她抹杀。梅诺没来的话，也不过是让她多活一段时间而已。

这种程度的事情没有必要花脑筋思考。

不知道是否看见看到谈话结束了，芙兹雅德从值班室里探出头来。

「那个，出口已经准备完毕，请从侧面的入口进去」

「好的，多谢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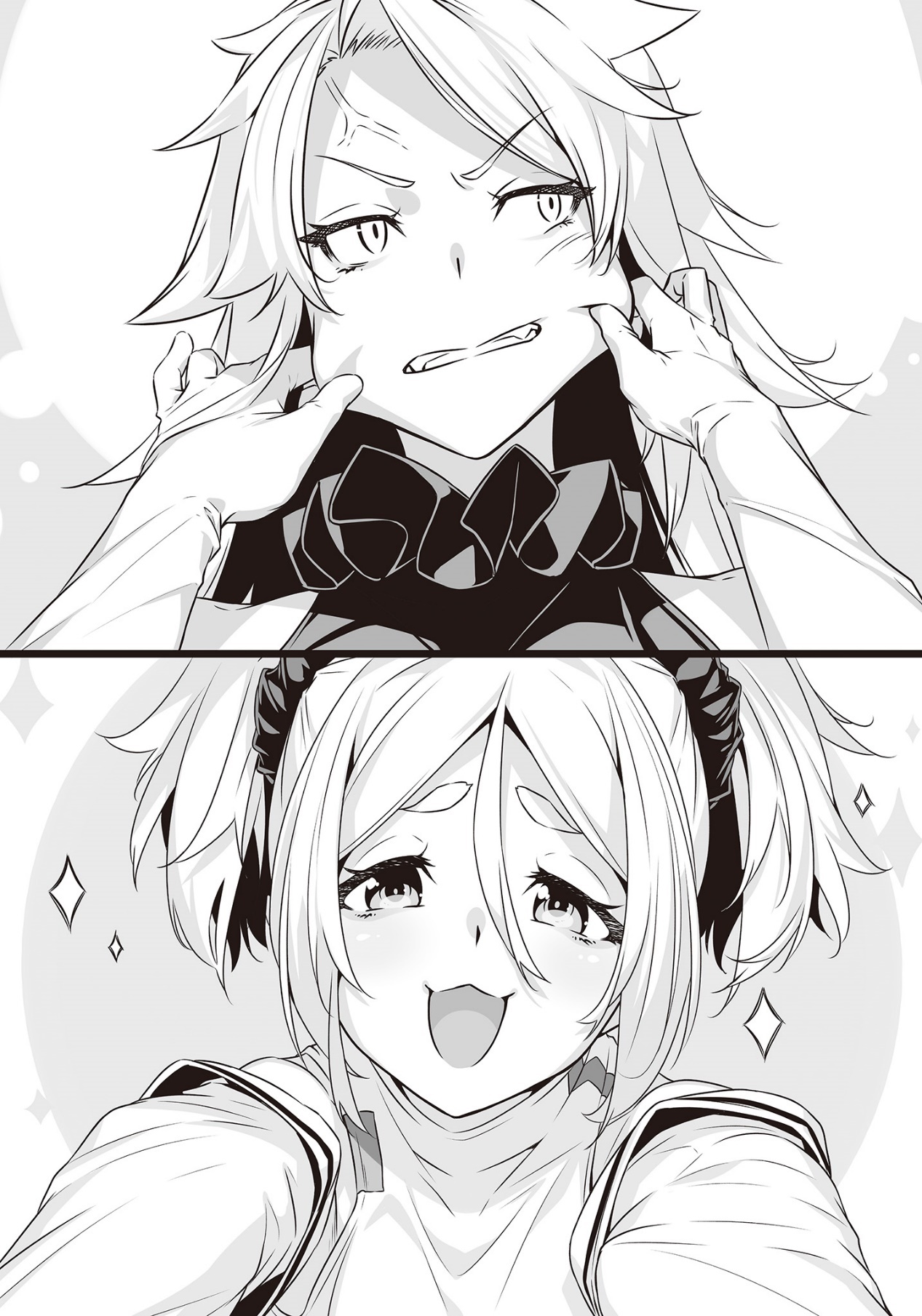
导师『阳炎』理所当然地向着前方走去。

高贵且骄傲，以公主的身份出生却成长为勇敢的骑士的雅修娜的光滑的脸颊正在被人揉捏着。

从下方伸手把对女性来说身材也十分高挑的她的脸向两旁拉开的人，是身材娇小可爱的茉茉。在向修道院申请住宿时，不知为什么收到了「请拉扯一同旅行的女性的脸」的要求，茉茉一边虚情假意地说着「真是没办法啊」，一边露出了这几天来最灿烂的笑容，开始肆意揉捏雅修娜的脸颊。

「好——了，这样差不多就行了吧——」

茉茉带着无法掩盖的笑容。对茉茉来说好像没有比用手指抓着雅修娜的脸，把雅修娜的脸拉开更开心的事情了。



雅修娜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情。即使是心胸宽广的她，看上去也对莫名其妙就要被捏脸这种事情非常不满。她把手环抱在胸前，面无表情的样子即使什么都不说也充满了威圧感。

「啊，啊啊。可以了。请进……」

使用了教典魔导不知与谁通信之后，修道院的院长露出了十分尴尬的神情。身穿蓝色神官服的院长一边担心身后散发着不快的气息的雅修娜，一边给她带路。

首先是公用的餐厅和浴场，准备好可以入住的单人房则在二楼。

茉茉一到房间就打量了一下自己上下。

全拜雅修娜的跟踪所赐，白色的神官服已经被糟蹋得到处是泥。而且历经雨水侵袭的身上，身体发冷。

「我洗完澡之后顺便想把衣服也洗了，所我可以打桶水再拿块肥皂吗？」

「啊，这样啊，茉茉。拜托顺便把我的衣服也洗了呗」

「至于这件事——」

茉茉又带着笑容用手指了指雅修娜。

「麻烦让我和她分开住」

修道院的基本是自给自足。茉茉摆出自己的事情就要自己做的态度拒绝了雅修娜。

茉茉把皱巴巴的洗过的衣服挂在绳子上。

连体设计的神官服和连裤袜，白色的手套和内衣。茉茉的衣服清一色都是白色的设计，弄脏了洗干净需要经历一番苦战，但现在基本及格。干净整洁是基本中的基本。自己对干了的衣服打了个及格。

「稍微好些了」

刚享受完淋浴的茉茉换上了备用的神官服。因为头发还没完全干，空气一流动起来头上就有着凉凉的感觉。茉茉坐到床上。虽然有点不知道做什么，但看着距离太阳落下还有一段时间，茉茉把连裤袜从行李里面拿出来。

先坐着伸进一只脚，然后注意着不让紧身裤起褶皱，小心地把腿伸直。然后咻——地一下子把紧身裤拉到膝盖，再接着立刻站起来，为了不让紧身裤卡住，茉茉用两只手一边整理一边把紧身裤往上拉到腰间，然后松手——

紧身裤与皮肤接触发出轻轻的声音。茉茉再次坐下把腿伸直，确认是否穿好了紧身裤。这个动作因为在梅诺面前已经做了许多次，所以并不让茉茉感到害羞。全部完成之后，对衣着的检查就完成了。

白手套是战斗时为了保护双手而戴上的。在修道院里不戴上也没问题，茉茉打算稍微偷个懒。

圣地就在眼前。茉茉完成了梅诺交给自己的任务的第一步。

梅诺说她准备要救出灯里。身为处刑人的茉茉则是为接应前辈而来到这里。她们两人做的事情并没有本质区别。

梅诺认为，将灯里带走的导师似乎想要将灯里化为人灾，然后再将灯里杀死。

如果梅诺的想象没有问题，恐怕【时】之纯粹概念就会变为时间魔导降临到这个世界。但梅诺开始了在灯里变得不再是灯里之前，亲自终结这一切的行动。

梅诺正在计划着亲自将灯里杀死。

既然梅诺做出了决定，那茉茉就会跟随前辈的脚步。

「前辈交给我的是——」

茉茉在心里再一次确认了自己的任务。

耳边听到床板被倾轧发出的嘎吱嘎吱声。来者完全没有掩盖自己不慌不忙的脚步声的意思。单从这脚步声就知道是谁来了。

咚咚咚，门外传来仅仅出于礼仪考虑的三下敲门声。

「茉茉，衣服传好了吗？」

「……请——进」

是雅修娜。茉茉感觉很有可能使用线锯，所以还是把白手套从行李里拿出来戴在手上时刻准备着比较好。

雅修娜随着嘎吱的开门声走进房里。茉茉为了向雅修娜表达遗憾，用自己翡翠色的眼睛盯着她。

「你过来有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想和你说点话」

雅修娜轻飘飘地回答了茉茉一边带手套一边提出的质问，然后厚着脸皮一屁股坐到了茉茉床上。

「像这里这样在修道院长大的少女们有一部分是神官们从世界各地送来的，是这样吗？」

「我觉得你想多了。大多数神官都是在当地长大的」

被特意送到圣地附近的这些修道院的孩子一般是因为具有很高的魔导素养，或者其它一些特殊的理由。

「唔嗯……茉茉的出身是第二身份吧？」

茉茉停下了动作。

「……确实是这样，但何出此言？」

「看一眼就知道了。因为茉茉身体的底子打得很好啊。可以看得出来在五岁之前应该都是由第二身份的父母亲自养大的」

「在这种方面还真是敏锐」

茉茉因为被人这样分析感到有些不快，蹩起眉毛。两人之间本就不融洽的气氛变得更加格格不入。

雅修娜的推测完全正确。茉茉生在一个第二身份的家庭，然后发生了各种迂回曲折的事情让她变成了第一身份。茉茉是一个生来就拥有庞大导力的孩子。虽然拥有着很好的魔导适应性，但精神状态却很不安定，非常棘手，因此茉茉来到了导师『阳炎』的修道院。

「出自第二身份又怎样？我不觉得这是重要的事情」

「是吗？出身可是和成长同样重要的事情吧。不管是谁，都会关心、寻找自己出生的地方」

雅修娜环抱双手生为第二身份，作为一国公主出生并长大的，她爽朗地笑了起来道：

「你这样说，那我对梅诺又提起兴趣了。你知道梅诺出身自哪里吗？」

「前辈以前应该是第三身份哦」

「是吗？」

听到与自己的猜测相反的事实，雅修娜发出了一声饱含感情的惊讶。

梅诺确实是出身自第三身份。

茉茉曾经擅自调查过梅诺的出身。

因为人灾而从这个世界抹去了踪迹的村落，那场灾难中唯一的幸存者就是梅诺。

「公啾大人用自己本能的直觉猜猜，前辈又是从自哪里出身的呢？」

「我倒不是因为她出身自第三身份惊讶。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总让我觉得像是出生就是第一身份一样」

「哈？」

雅修娜一边挠着头一边说出了莫名其妙的东西。

只有女性可以成为第一身份。在成为第一身份的神官的前一个阶段，就是修女，也只会选择女性的孤儿成为修女。她们在这个世上没有亲缘关系。当然也不会与哪个人结婚，神官在与某个人登记结婚时从第一身份中排除。

她们的这一点与依靠血脉延续的第二身份，或者依靠财产连系彼此的第三身份都不一样。

第一身份正因为与阶层没有利害关系，才被认为是圣职者。

梅诺生来就是第一身份什么的，这种话因为太过愚蠢，茉茉连吐槽的话都不想说。

如果说茉茉是因为拥有魔导天赋而被选中，那梅诺则是因为特别的原因由导师养大。

因为遭遇了葛里萨利嘉王国的大主教奥薇尔的不良企图而产生的人灾，导致灵魂和精神都被漂白的孩子。那人就是梅诺。

记忆与人格都是一片空白的时候被导师『阳炎』捡到的梅诺，似乎某种程度上说她是「与生俱来的第一身份」也没错。

「……前辈她，和其他人不一样」

梅诺现在正在做着什么呢。

茉茉在想着为了时任灯里而决定反抗导师『阳炎』的梅诺。

比谁都可靠又充满理智的梅诺，她这次带着将自己牺牲也在所不惜的觉悟展开行动。

「我不知道你打算要做什么——但根据我的经验，人要是太紧张的话可是会崩溃的」

「……这种事情，你不跟我说我也知道」

现在梅诺所做的事可以说是在勉强自己放弃后半生，但这或许并不是错误。

在圣地中的对手是导师『阳炎』。己方的所有手段都已经被她知晓。所以不管怎么警戒都不为过。不拼上全力的话，那什么都做不成，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这样，茉茉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个。

「我要成为前辈的支柱，为了前辈什么事情都做就是我的任务」

雅修娜的表情变得温柔：

「梅诺她，被人爱着呢」

「因为她和公啾大人不一样」

我们能为那个异世界人做点什么呢。

看着太阳西沉的田园景象，茉茉在脑中思考。

黄昏时刻的灯光穿过天窗洒落到月台上。与大圣堂里神奇的车站旁断开的铁路相连的龙门上出现了阵阵波纹。

从散发出金色导力光芒的二维光门出现的是一辆由五节车厢串联而成的一条列车。列车缓缓地顺着铁轨滑到月台前停下，客车车厢的门打开。

可以使用这种五节车厢的特殊列车的人屈指可数。特殊列车只有获得进入大圣堂权限的人进行申请才会陨星，而在这辆列车上下来的，是一名约五十过半、身穿正装的男人。不知是否手里的手杖和头上的圆顶礼帽的缘故，让其身着打扮极具高级感的他反而给人一种蹊跷的感觉。

『盟主』卡嘉尔玛·达耳塔罗斯

他是对现行的三层身份制度提出异议，让自己的名字响彻大陆的男人。常驻在值班室里的眼镜神官走出来迎接这位大陆的罪人。

「欢迎光临，卡嘉尔玛大人」

「这里真是好久没来了啊。真是一点都不想再来一次……车站的管理者都已经换了呢」

「是的，我就是从上一位手中交接车站的芙兹雅德。之后还请多指教。您这次似乎还带了其他人一同前来」

「啊啊，是的。是我引以为傲的女儿。她总是缠着我要我带她来这里」

二人交谈的时候，一位身穿和服的少女静静地从车上走下。带着微笑看向芙兹雅德。

「欢迎来到大圣堂。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进入大圣堂的人都要逐一确认身份。对于这样的例行公事，少女没有露出任何厌烦的样子，文静地带着微笑回答。

「小女子不才，名玛农，姓利贝尔」

「卡嘉尔玛大人和玛农女士。我记下了。请走中间—。北塔目前正在因一些我不能知道的事项被占用，请二位暂时住在南塔」

「好的，知道了。只是——」

听完芙兹雅德的指引的玛农饶有兴趣地回头看了看将自己送到此地的火车。

普通的导力列车都是沿着地脉铺设线路，将地脉中的导力引出，再使用列车上安装的导力机关驱动车轮转动。

但是这条列车却并不是完全依靠在地面上铺设的线路行驶。在行驶途中，列车会将自身变成导力体沉入地下，借用龙脉在地下潜航。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旅行的她来说，也是一种新奇的体验。

「第一次这个，真是神奇的列车呢」

「你是说这个列车吗？」

看到玛农对眼前停着的列车显得十分好奇，芙兹雅德的眼镜闪起了光。

「这条列车的内部装潢虽然看起来十分现代，但它是使用古代文明时期的遗失技术制造的列车。在运行时可以变为导力体潜入龙脉，是拥有进行高速移动的优秀性能的古代遗物！目前这样的导力列车全大陆也仅有这一辆」

「原来是古代遗物……难怪和其他的不一样」

在人类文明巅峰时期被制造出来的物品——古代遗物。小型的物品的话，倒是偶尔会听说有被发掘出来，像这种到现代都还可以运行的交通工具什么的完全是闻所未闻的稀罕物。

因为是芙兹雅德擅长的领域，所以口若悬河地讲解，玛农也饶有兴趣地回应道：

「变成导力体后就可以使用龙脉轨道将速度提高……将变成导力体的车重新组合的就是那边的光壁。那么在再构造或者在列车运行的时候列车是如何保护其中乘客的呢？」

「将其中的内部结构全部分析透彻对现在的魔导技术来说还是太过困难了」

也许是引起了她的兴趣，少女嘟嘟囔囔地开始探讨其成因，让卡嘉尔玛苦笑道。

芙兹雅德开心地讲解道：

「包含『龍門』在内，这是一整套优秀的设计。据说现在被我们使用的这些蕴含了巨大导力的地脉，在古代文明时期只是为了运行像这样的列车而使用导力制造的『线路』。这样想象一下，那可真是宏伟壮观的场面呢」

「这……还是初次听说。小女子的学识还是不足」

玛农一边在心中感受曾经古代发达文明的一部分，三人也到达了大圣堂南塔中的一个房间。

「那么，在准备回去或者需要离开大圣堂的时候，请随意吩咐」

完成了接待的芙兹雅德准备返回自己在值班室的工作处。

目送着她离去之后，两个人坐到了被放在屋里的皮革制椅子上。

「【使徒】可以在这里随意居住。这里的东西你也可以随意使用」

「非常感谢卡嘉尔玛大人。您真是帮了大忙」

玛农礼貌地低下头。对于玛农这一反常态的乖巧，不知为何卡嘉尔玛脸上浮起了不满的表情。

「周围已经没有其它人。你也差不多行了。给我换一张脸」

听到要换一张脸的要求，玛农稍微歪了歪头道：

「哎呀……是吗？」

她语气发生了改变。

伴随着空间的晃动，玛农的脸正在变化。渐渐浮现出了与朴素和服不同的美貌。深蓝色的三股辫也慢慢变成了颜色轻薄的淡淡栗色。眼眸在成熟的外表下，可以感受到眼前的人心中的坚强意志和强大力量。

处刑人『阳炎的后继』。

梅诺比茉茉更早一步顺利入侵到了圣地的大圣堂，盘腿坐下道：

「再次对您的协助表示感谢，『盟主』」

「哪里哪里，你可是我旧友的弟子。可以的话就叫我『卡嘉尔玛大叔』吧」

「……那还是算了吧」

关系太过亲近反而会产生一点微妙的恶感。

梅诺现在稍微明白当时用着平和的语气埋怨卡嘉尔玛的玛农的心情。

